金鋼鑽

農髯題

第三百五十八號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社址 浙江路甯波路口六十五號三層樓 電話 中央八五六九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 國內全年一元 國外每月二角 加一 算外

廣告刊例
（新聞欄）十五字高二英寸寬一格每期每格洋十元（內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六元（封面）分十五格每期每格洋五元（外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四元（後幅）請與維羅廣告公司接洽（在三馬路望平街口）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非非影片公司出品

章非導演兼主演

浪蝶

不日開演

下期新片預告

誰之過

地址北四川路厚福里十二號
電話北四七八四號

民新影片公司出品

編劇 歐陽予倩 導演

三年以後

十二月八日至十一日

准在中央大戲院開映

天發祥皮貨局

九月二十二起 粗細皮貨 大放盤一月
奉送大狐狸皮尾一對
各貨到齊

（注意）本局經理蔣君志剛今夏於戰雲瀰漫時親自冒險往外辦到粗細皮貨不獨精華薈萃且仍得廉價出售諸君試往一觀當知實在

英大馬路拋球場口 電話中央一三七八號

總發行所上海濟生堂藥房

治嵩 袁製解毒止痛露
揚梅結毒 魚口下疳 婦女毒瘡 一切花柳毒症
每瓶大洋七角

風行廿餘年
王道聖藥
請認明金雞商標

治嵩 袁製癱瘋骨痛露
風濕骨痛 筋絡痠痛 四股難動 一切骨痛難症
每瓶大洋六角

精雅軒
食品商店
歡迎來賓
中西茶點各種麵食
北京路貴州路口
北京大戲院對面

一天影片公司出品

國產創作古裝劇

導演 鄭痴公　攝影 鄭崇蘭
分幕 鄭沉公　編劇 周了因

孟姜女萬里尋夫

現已攝竣 不日公映

香烟大王

白金龍是好香烟

伶界大王

梅蘭芳是真名角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論論藥 （陸士諤）

醫藥論壇

藥有藥性、方有方義、故拈出一二味藥以概全方、不可也、如桂枝湯之白芍、麻黃湯之杏仁、皆所以監制桂枝麻黃之暴、不僅此也、附子瀉心湯、且以大黃黃連之寒、協附子之熱、而奏奇效、白虎湯承氣湯、皆是涼劑、然熱傷肺胃用白虎、熱結腸胃用承氣、乾薑附子桂枝、皆是熱藥、然乾薑溫中、附子溫經、桂枝溫絡、同一熱藥、而所主各異、同一涼劑、而所治殊途、此中精義、非極深研幾、斷難瞭然有得、而世俗每喜妄生議論、雌黃醫者之方、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醫者之過、亦論藥者有以造成之也、余致醫者聞而戒心、相率爲無關痛癢治病、對於前醫方藥短長、不甚議論、非敢曲護同道、以病情有遷變、學識有淺深、自不能多所論列、乃不知者反以余爲圓融、能無慨然、

內科 陸士諤

診例
（診金）門診二元 出診英租界六元 遠則遞加 號金加一 拔號加倍 通函論症四元
（時間）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診所）英租界跑馬廳仙源路念三號

明星影片公司新片

新片預告

鄭正秋編劇兼導演

鄭小秋 王漢倫 主演

湯張蕭倪譚龔秦 大 哈 傑 公 英 雁 遠 農 哈 紅 志 稼 合演

一箇小工人

十一月廿四日聖誕日起 並在中央大戲院北京大戲院連映四天

五洲美容霜

秋乾燥裂、減損容光、保持嬌嫩、惟在化裝、珍品、曰美容霜、潔同雪白、雅如蘭芳、婦女愛之、艷比王嬙、嬰孩嫁之、價廉物美、舉世無雙、異常

價目 大一磅瓶七角 中瓶二角 小瓶一角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五洲大藥房發行 本埠分店天后宮橋北堍 各埠分號及各大藥房百貨商店均售

德醫博士江逢治監製

專治肺癆藥水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半
百補強身血 每瓶一元二角
潤肺咳嗽藥水 大瓶一元 小瓶六角
瘋濕骨痛藥水 每瓶八角
糖衣白濁丸 大瓶一元 小瓶五角

江逢治化學製藥公司啟 上海四川路A一三四號

名滿天下 上海四馬路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病毒膏藥

內服的 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瘡痛外發潰爛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哈士關 內服外搽 六零六

外搽的 治梅瘡瘍爛及一切皮膚疥癬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 樣盒二角

承辦全國廣告

△手續便利 △取價低廉

全國各報廣告 沿路牌子廣告
各處招貼廣告 舞台戲幕牆壁
杭州西湖商場陳設廣告 代給美術圖樣
代製銅鋅鉛版 承印精良印刷
凡係廣告範圍均可承辦如蒙惠顧完全服務無任歡迎此佈

維羅廣告公司啟

上海三馬路望平街口N念四號 電話中央四六一五號

老幼咸宜

司各脫乳白鰵魚肝油

司各脫能保障男女老幼之康健
人生感受疾病最爲痛苦實多咳嗽氣急鼻塞頭痛不已呻吟者大都由於體力薄弱所致爲治療計須服用司各脫乳白鰵魚肝油藉能預防疾病保障健康除一切病症且能補益體力營養上之妙品也男女老幼均極相宜
近來假冒甚多購時務請認明包封上印有魚夫負大魚商標者纔是真貨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西比利亞首飾公司
冬至禮券

本公司每年發售冬至禮券獎額極多價值極鉅素爲各界所歡迎每年所獎品已荷各界讚賞稱之今年不惜犧牲較上年獎品尤重計有四十大獎洋一萬二千三百元之大獎告地位限制僅將頭以廣大獎披露餘獎不及備載至俱爲金銀器皿貴重等物特登報紙敬候高軒

『頭獎』得銥金鋼鑽一只共有金鋼鑽手鐲一只共有金鋼鑽百二十六粒『二獎』得純一銀大檯面一套十二人用製熱水鍋十八件『三獎』得銀一百十六件銀盤一只『四獎』得十一開白金鑽戒一只大鑽十八粒小鑽八粒『五獎』得十一開金鋼袋一只『六獎』得一金鋼鑽碧玉純金面胸針一只

共有四十六獎 值洋一萬一千三百元 每券售洋二元至六元

現下肥胖強健

在湖南省有小兒患腹痛燒熱食積便祕等症由嬰孩自己藥片治愈

小兒患腸胃疾病者實居多數嬰孩自己藥片服用之後俾腸胃立卽安舒功効神速無比

湖南松桃東門內李道南先生來函云年來小兒屢患腹痛燒熱食積便秘等症幸得貴藥局之嬰孩自己藥片治愈今已肥胖異常諸疾盡除矣僕心中感激無可爲報用特寄上證書以告世之爲父母者知所取則爲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翻印翻譯

歌壇璅話

（看客）

梅蘭芳以旦角負重名、聲勢煊赫、儼然爲伶界巨擘、不可謂非一世之雄矣、平心論之、梅之色藝、確有過人處、而其肯研究、能服善、尤不可多得、特其黨推崇過甚、祇若帝天、凡所表彰、閱輒令人肉麻不已、轉令一時知劇者、咸不願下隻字之許、此非眞能愛蘭芳者也、愚謂蘭芳舊劇、如汾河灣御碑亭寶蓮燈等、唱做並佳、最爲可觀、玉堂春已嫌衷氣不夠、轉不如艷秋之唱腔、能以纖巧見長、至於彼所藉以號召之新劇、編者大率絕無舞台經驗、故場子結構、頗多支離蕪漫、且舞劍舞帶、千篇一律、常人或能歆異、自知劇者觀之、亦猶狸貓換太子之流亞耳、至於崑曲如牡丹亭獅吼記等、南腔北調、鄉音未改、自我輩人聽之、尤覺格格刺耳、顧蘭芳勿率爾表演、致累盛名也、蘭芳所搭配角、自愚觀之、都未滿意、鳳二笨滯、休妻打子、勉強對付、回窯探母、已覺減色、而打漁殺家南天門諸劇、又不能演、致蘭芳受累不淺、（鳳二本工諸劇、佳否又當別論、）姜妙香太弱、且多脂粉氣、以演虹霓關之王伯黨、實覺未能稱職、（疏公謂蘭芳演虹霓關、當以姚俊卿爲配、俊卿蓋劣無與倫比、余深惡痛疾、目爲劇界之魔、不意疏公乃賞識之、欲令與蘭芳配戲、眞是天下第一大罪過事也、一笑、）姚玉芙尤碌碌、毫不足取、惟蕭長華之丑角、似覺差強人意耳、

洪屁陳傘記

（嘻嘻上人）

洪深飾「第二夢」中之瞿知白、面黃如蠟、吾乃驚其化裝之佳、客曰、洪深藝術、夙爲滬人士所傾倒、無庸喋喋、惟有一小趣史、或爲子所未知、吾嘗邂逅之、以供笑樂、上人合十稱善、嘻嘻不已、客曰、洪深於留美之時、嘗得隱疾、厥疾在腸而不在胃、疾作、輒失其排洩之效、腹中齷齪物、擠逼化爲氣、「洪深腸部之局量本褊淺、不勝容受、乃如連珠之砲、射向後庭、初嗚嗚如汽笛、忽崩騰而澎湃、同座之客、震驚失措、掩鼻疾走、洪深苦之、問計於達克脫、達克脫曰、是易易耳、子日服油汁一小匙、厥疾即瘳、惟斯油也、既非卑麻之油、亦非巴豆之汁、乃自石油之中、提練而出、無氣息、無滋味、若入飾根口中、必曰淡出鳥來、試塗枕亞鼻上、幾疑嗅覺無靈、在腹中不起化學作用、潤大腸乃使糞翁破產、洪深稱謝不遑、恢油而歸、試之、疾果若失、今演第二夢、祗須屏除藥物、忍屁三日、即面黃如蠟矣、上人聞之、瞿然答曰、噫、洪深之化裝術、果如是耶、陳憲謨飾薰國材、穿洋裝袴、長可沒踵、披白長衫、短乃齊膝、舉動滑稽、觀衆稱許、惟其長衫之中央、隱隱然有一物焉、時時如蟄龍之不慣久伏池中、而思起舞者、客曰陳君之傘、易撐若是、蓋尚未悟色空之旨也、上人曰、噫、是何言、陳君不嘗於夢醒之時、斥愛情爲狗屁乎、（戲中語）然則陳君之傘、豈其特別法寶耶、因仿太史公合傳例而作洪屁陳傘記、

□無聊文人之摔角熱□

□記者說□

（吃了他一頓飯終要放幾個屁）

張靜江軼事

（允臣）

自蔣中正師北伐後、主持尊政者、爲張靜江氏、張係吳興南潯產、爲該鎮之首富、其弟石銘、家產亦在千萬以上、去歲爲匪所綁、納資二十五萬元、始得贖出、顧其行徑、與靜江大相懸殊、一則吝嗇異常、視金若命、一則揮霍成性、揮金如土、當遜清末葉、靜江私產爲官廳發封殆盡、乃西渡巴黎、籌辦荳腐漿公司于海外、聞獲利頗爲不貲、然每有盈餘、輒供給氏黨之用、蓋彼與中山、乃老同盟會友也、迨返國後、即逗居羊城、佐理中山規劃一切黨務、不遺餘力、爲人忠厚、不稍苟取、自蒞粵以來、絕未有人以賄賂等事、前往告揭者、年來忽患瘋癱症、兩足麻木、殊難舉步、每遇黨部開會、輒令人舁往、目亦短見、每讀書札函電、或代人揮毫題聯、非戴雙副眼鏡不可、然魯魚亥豕、謬誤百出、廸竟誦讀一過、苟遇訛謬、即舉筆改之、不肯重錄、其在粵薪資、每月僅粵幣千元、不足供其十日之揮霍、若張氏者、以身作則、殆可謂共產之領袖矣、

◎　◎　◎

潯陽歸客譚

（SS）

同硯曹君耀庭、今春供職南潯鐵路總理鈕傳善處、贛戰啓後、初仍照常服役、迨黨軍進逼、始踉蹌避往孤嶺、二昨歸來、絮絮爲余述兩軍戰況綦詳、爰擇各報所未披露者、略誌數則、諒亦閱報諸君所樂聞歟、

□謝鴻勳受創于顧盦　謝鴻勳之受創、滬地報紙、咸謂被女黨軍用手槍轟擊所致、不知謝位居師長、督戰禦措、四週咱兵衛隊、羅列如屏、焉能容女黨軍竄入發槍轟擊乎、覩于此、則其說當屬無稽、今曹君得之鈕傳善述、謂四師與黨軍鏖戰最烈時、即司令部中衛隊、亦盡調往前線、謝則留居司令部中、策劃一切、是日司令部門首、忽來幼童十餘輩、嬉戲其前、守衛軍士叱其他往、詎幼童非但不遵、且遽出槍向門軍亂擊、門軍陡不及防、飲彈而死、幼童乃大踏步向內衝入、對準謝氏連放數槍而逸、同時前線將士、不知何處傳來消息、謂謝氏已被黨軍擊斃、於是紛紛後退、黨軍遂得長驅直進、克奏膚功、

□黨軍中之小劊子手　黨軍攻克九江後、紛紛搜索聯軍將領、凡不及逃避者、悉被俘虜、如警察廳長張漢辰等、亦在被捕之列、未幾、又在江干捕獲一曾充警察署長之張某一名、搜其身畔、獲尚未拍發之電報數通、俱報告黨軍之軍事行動者、李宗仁以其爲聯軍間諜、證據確實、立判斬決、時行刑者爲一年未十二之幼年黨軍、當行刑時、此幼年劊子手低語署長曰、你欲身首分離乎、抑欲全尸乎、署長曰、願帶首而亡、言甫畢、小劊子手「手起刀落、署長之首倒垂胸際、觀者相顧失色、莫不嘆其手術靈敏、聞該劊子手係僱自湘省、已三世其業矣、自隨蔣中正北伐以來、爲其手刃者、不下五十餘人云、

代郵　何一鳴君鑒、接示、知閣下養痾滬上、惟未列地址、深爲悒怏、乞賜示知、俾便走訪、本報發行部啓

記謎翁受紿事

（阿迷）

詩謎之戲、起於上海、而盛行於各處、蘇之震澤縣、有盛澤鎮者、文人薈萃之區也、近兩年來、詩謎之盛、不下上海、有某翁者、個中之老斵輪手也、尤善製條、錯綜變化、不易捉摸、凡卜注者、無不大負、翁亦嘗以此自詡、每大言曰、老夫縱橫詩謎壇、大江南北、無與爲敵、或舉盛澤謎界諸人以詢、翁輒嗤曰、是初生之犢耳、奚足以抗老夫、聞者無不銜之、羣議報復之計、翁之入局也、每挾所製之條以來、先陳若干條於案、餘則裹以舊報紙、置之座下、身坐其上、推翁之意、蓋謂坐在屁股底下、決不虞其飛去與洩漏也、衆人窺之稔、一日、翁又入局、置其條於案、而置舊紙裹於座、如其平日然、一條甫出、羣下重注於第五韻、設詩謎者、必先劃一紙格、標明一二三四五等韻、一韻距設局者最近、二三韻次之、五韻則最遠、是條既揭、五韻未中、翁欣然掠其籌碼、惟以距離較遠之故、不能不稍事起立、且翁此時得意忘形、屁股略鬆、亦所罔覺、「其後數條、互有勝負、至最後一條、羣又悉卜重注於五、比及揭曉、五又大負、翁復起而掠其籌碼、如第一條時、二局既畢、翁計贏入數百元、衆人有不服者、請翁更設一局、翁自以贏也、欣然許之、於是復從舊紙裹中「取出若干條、列之案頭、衆乃傾囊下注、集中某韻、一轉瞬間、達數百元、而卜注者勞獨未已、翁色變、然又無以拒之、急抽其條、果某韻也、於是翁除上局贏入者、如數輸出外、復傾囊倒篋、悉索敝賦、以爲清償、綜計是條翁須負去一千二百元之多、「不得已偃旗息鼓、狼狽遁去、衆人拍掌送之曰、三十年老娘、今日倒繃孩兒矣、翁聞之、忍氣吞聲、弗敢較焉、然翁所以致敗之道、旁觀者無從知之、即翁身當其局者、亦茫然無知也、事越良久、局中人始稍稍舉以語人、蓋若輩曾蓄志報翁已久、是日翁入局、若輩即有人侍其側、侯翁第一次掠取五韻籌碼時、潛將翁之座下物抽去、而另易以同式包裹、衆人取得翁之餘條、即推強於記憶者急翻一遍、及翁第二次掠取五韻籌碼時、復用手術歸還原物、「惜翁瞶瞶、墮其術中、以致第三次開局、即被衆人迎頭痛擊、打得落花流水也、此雖衆之詭計、有類江湖之秩所爲、然亦翁之驕然自大、開罪於人、有以致此大失敗也、聞其事者、莫不爲之鼓掌稱快云、

□甬江女校書錢翠珍□

神州影片公司

李萍倩導演

殷工上　孫敏　殷月閑　謝仲父　主演

好兒子

現已攝竣　不日開映

勉李萬春

（疏公）

李伶萬春英年駿發、聰穎異常、其於戲學、論武生、則長靠短打、無一不能、無一不佳、且白口朗爽、嗓音腴潤、以本工而言、除小樓外、實無第二人可與爭先、從此精益求精、加以歲月、繼小樓而稱霸、或竟駕小樓而上之、（小樓嗓音不如李也、）亦非難事、至於鬚生各戲、作派唱工、循規蹈矩、亦皆具先輩典型、其繁香之動聽、作派之老練、較當年張南亭小楊月樓毛仲琪等又爲過之、曾記叫天南下時、見小楊月樓、極賞其能、謂好好作養、足以傳其衣鉢、後小楊月樓不自愛惜、致倒嗓而改旦角、今萬春之能、既較優於小楊月樓、則他日繼譚氏、自在意中、譚劉輩不足道也、此次包銀、聞爲六千金、初下江南、即膺此異數、實爲從來所未有、永利有此跨竈之子、當笑破其口矣、但願萬春勿自滿、勿自逸、勿自放、其勤心藝術、及謙恭接物處、當以蘭芳爲師資、好在此次與蘭芳同來同台、正可效則也、又願其將武生鬚生二工戲劇、用藝術上之眼光、去其疵點、加以改良、亦如蘭芳之於旦角、革其舊而新之、開武生鬚生二工之新紀元、俾伶界大王之號、仍還鳳池、（伶界大王、爲叫天所倡得、叫天係鬚生、萬春亦爲鬚生、故余實深企之）免得使鬚眉男子、羣拜倒於一旦角之石榴裙下、斯萬春謂可不負其本工矣、

說書新語

（柳亭）

說書這項營業、其中也含着無限神秘、使人一時猜想不出這所以然來、今年豫園春風得意樓樓下的書場、年擋是朱耀庭朱三多父子雙擋、彈唱雙珠鳳、自元旦至端節邊、每天一百餘人、二擋是丁陸庭單擋、彈唱落金扇、也是元旦開書、那台下聽客、比上一擋朱家父子、多上十餘人、譬如上擋一百十數人、二擋一百二十餘人、上擋七八十人、二擋八九十人、直至端午左右、朱的雙珠鳳說完、丁的落金扇也沒有了、他三人一商量、朱唱七義圖、丁唱描金鳳、合在一起、上下擋彈唱、倘照前例、那麼可望有二百餘人的聽衆了、不料朱丁一合擋、聽衆非但沒有合併的希望、反祗賸了四五十人、豈非咄咄怪事、

有些人說、現在的說書、評話不外三國水滸英烈金台傳等幾部、彈詞不外三笑雙珠鳳描金鳳白蛇傳等、張三如此、李四也如此、所以成了強弩之末、如果換一部新書說唱、一定可以號召聽衆、此話似乎很近理、安知證以事實、又有不然、彈唱珍珠塔的魏鈺卿、前十年有賽過馬如飛之稱、大走紅運、年來年紀大了、嗓音不及從前、再加收了一個徒弟薛小卿、雖不能青出於藍、而可稱足傳衣鉢、自前年隨魏來滬之後、不久離師自立、後又和朱蘭莊的徒弟陳寄芳倆拼雙擋、直到這回夏超獨立那一天、纔離滬他去、因此上魏鈺卿今年生涯、大受影響、非但聽衆不多、并且爲上台時間、或晏或早、大遭台下閒話、因此在本月內、做得意樓樓上、不過三四十人、得意樓的店主東、屢次諷魏剪書、魏始終戀棧、有人說珍珠塔、被那徒弟彈唱得太熟、所以聽的人少、魏風聞此說、即改唱二度梅、不料改了二度梅、聽的人更少、唱到中秋節、其勢不能再維持下去、祇能讓給黃兆麟、那麼新書一定可以號召聽衆這句話、也不足爲憑吧、

色慶余

（陸如）

（十九）虎被

張六、父早喪、賴母紡績苦守以活之、厥母持誦心經甚虔、少長漸出與鄰兒入山打柴以助爨、母問日往何處樵採、歸何晏、六曰東山、曰、東山多虎豹、而其勿往、我不望汝必得薪、能知習勞、將來不至一無所成就足矣、明年吾且欲送爾攻書、以繼汝家書香、惟恐力不逮耳、言時淚漱漱下、「六曰不妨、明年讀書自讀書、今年打柴且打柴、南山有廟、供一白髮老公公、笑逐顏開、兒甚愛之、每日路過廟前、必遙瞻公公叩頭、鄰人說、公公是管山中虎豹者、我去必不任虎豹傷我、我如不去、轉恐公公不悅、奈何、母聞兒言近獃、且喜其天性自然、不覺轉悲爲喜、一笑置之、六仍日與小伴入出打柴以爲常、一日大風雪、傍晚未歸、母倚門望眼欲穿、思如此大風雪、至是不歸、毋乃凍斃山中耶、至此不覺足已移動、且行且祝、往東山冒雪而去、度此時日已晌山、遙見一廟由林木中露出、暗喜兒必在內、發足愈勤、至廟前、推門入去、忽一虎由神座下奔突而出、母一駭仆地、有頃甦醒、則六坐其傍哭泣、母曰、兒奚哭、吾適夢尋汝至神廟、有虎突出、駭煞我也、六曰、母非夢、此正是山神廟、兒爲雪阻、入廟略避、不想竟倦騰睡去、甫公公以杖促兒起曰、而母來尋、速歸休、并以杖代兒掀被、問諸鄰兒何往、曰不知、次日乃聞諸鄰兒云、吾輩進廟避雪、忽見一虎伏六背上、乃相驚而逸、至此始知所謂被蓋者、即虎也、自是母子奉祀山神愈虔、六長知廣西某府云、

□黎明暉學做新娘子□

餛飩擔與宣傳

（非赤）

南北兩軍作戰以後、黨軍宣傳政策、無所不用其極、滬上屢次拘獲散布傳單之學生、此已夫人而知之、有人語余、謂近日黨人鑑於學生之散發傳單、易於引起警探注意、故已改變方針、利用小販及癟三等等、爲其宣傳隊中人物、某中學校門首、日前來一餛飩擔、其抽屜中、滿貯此項赤化之傳單、亦可謂別開生面者矣、

◎　◎　◎

甬上風月志

（張超）

花筱紅、初名大喬、其妹小喬、樹艷幟於滬上、滬甬間故時見其芳蹤焉、筱紅初來甬江、蓬頭革履、裝飾入時、見者咸傾心焉、月前、重返春申、寓新旅社三十七號、有某翁者、鬚髮皤然、年逾知命、然性好漁色、日惟尋花問柳、大有非女不歡之慨、遇筱紅、驚爲天人、不數日、耗費已不貲、然筱紅厭其老而無能、久久弗令近、翁偵知其祕、遍邀侍者之少壯者往、僅費三四十金、筱紅即使之留髡、越數日、翁復往、侍者即易前所使之少壯者、翁故令其提烟泡茶、筱紅見之、惶愧交并、知翁故爲、乃束裝賦歸、復至甬、賃屋於蔡家房子中、淫業尚不惡、

四師母、初名俊雄、昔年曾樹艷幟於甬上、後嫁作商人妾、因不容於大婦、乃下堂去、日前、復回四明、寓蘭江旅社、日招小白臉過其快活之生涯、惟樂極悲來、囊金告罄、臨行、至典衣而償旅費、誠可憐而可笑矣、

後市有妓名小玲玉者、姿容秀逸、舉止玲瓏、自經張乙盧等封爲玲艷親王後、身價頓增、玲之假母、性甚和藹、故一般嫖客、更樂與周旋云、

如是我聞

鼎鼎大名之晶報記者、寒雲室人唐志君氏、自偕寒雲北上、即抱仳離之感、同時北上者、尚有其母與妹及妹婿字采芝者（外傳采芝爲唐兄實非）寒雲既與志君離婚、采芝亦與其妹分居、今歲唐母南下、曾赴牛湖原籍、拚擋所有、攜來滬上、意欲開一烟紙店、以終餘年、不料甫在進行、遽爾病歿、志君得信、派乃妹南下治喪、聞唐母頻年、受寒雲供養、狐裘貂服、闊綽一時、其死也、草草成殮、不勝今昔之感、近聞志君在京、所如不合、頗思南歸、已函囑乃妹、在滬覓定房屋、決計偕乃妹從事商業云、

（骨董客）

銀幕外史

（念六）

（惜春生）

導演員又不能另找別人代演、一部影戲祇有一個角兒串演兩人、或一人忽變爲二人、同在一處、對面晤談、使觀者宛如墜入五里霧中、不能辨其怎樣化身、攝影的人怎能拍得如此神祕、影片一有了研究價值、就可算名貴之作、現在木林那張片子、如果你堅決不肯繼續拍下去、他不忍將從前所攝的盡行棄掉、另聘他人扮你角色、這樣一來、一張片子用了兩樣面貌的人、攝演一個角兒、將來片子出了以後、弄得看戲的人、莫明其妙、你想公司非但蝕了錢、還要給一般慣吃白食的評劇家、臭罵一頓、般木林豈不要步金慶影片公司陳栢的後塵、活活吐血身亡嗎、木林見你半途廢約、便要和你法律解決、後來經我再三勸阻、他才沒有請體里龍大律師進禀單、你倘肯聽我的話、馬上便同我回去、一切房膳等費、由我替你付清、倘你固執不願、那麼隨便般木林和你打官司、日後被新衙門押了起來、休要派人前來說情、徐素秋聽了他一番勸諫、不禁天良發現、睄想幾次三番身羅艱難、都蒙他拯援、怎不教人感激涕零、于是立起身來、撲在小妖怪懷裏、嗚嗚咽咽的嗳泣起來、